

美容师娜娜

段邦芹

突然传来娜娜结婚的喜讯，一股暖意漫上我的心头，那份欢喜，竟如同自己女儿出嫁时一样真切。

娜娜是徐州某大型美容美发连锁机构的美容师，也是我的专属美容师。当然，她并非只服务我一人，门店客源众多，每位美容师都有固定客户群，我不过是她众多客户里最寻常的一位。

初入门店打工时，娜娜没有固定客源。别人闲暇歇脚聊天，唯独她从不偷闲片刻。遇上同事忙得分不开身，她便主动上前搭手帮忙，穿梭在各个护理包间。顾客等候间隙，她俯身帮人按肩松骨，细致做手部护理，小嘴伶俐暖心，“阿姨、姐姐”一声声喊得亲热妥帖。眉眼温顺，待人热忱，一来二去，往来客人都偏爱这个勤快懂事的姑娘，慕名找她做护理的顾客日渐增多。恰巧原先为我服务的美容师离职，娜娜便顺理成章成了我的专属美容师。

每次躺上护理床，是我最舒心的时光。由于常年伏案工作，我落下了严重

的颈椎劳损，做护理时，娜娜总会先用温热精油顺着脖颈为我轻轻揉捏，边按摩边轻声和我闲谈。在满室淡淡的芬芳里，我感觉通体舒畅、疲惫全消。

相处久了，娜娜慢慢道出自己坎坷的过往。她是家中幼女，上有一哥一姐，自幼寄养在外婆身边，靠外婆拾荒收废品把她拉扯长大。16岁时她就辍学南下打工，因年纪小，收入微薄。后来她辗转去了上海，在一家美容院从前台打杂做起，别人下班逛街，她留在宿舍反复练习手法、背诵护肤知识，凭着不服输的韧劲，手艺精进，最终站稳脚跟。可是，父亲突然生病需要照料，年迈的外婆身边也离不开人，思虑再三，她只好舍弃上海优渥的薪资，回家乡从头打拼。

她做护理手法娴熟到位，轻重拿捏恰到好处，待人处事细致周全，顾客们都非常偏爱她。美容店的员工每周可休一天，她却常年主动在岗，日日踏实忙碌。聊起择偶与生活，她诚恳地说：“没有哪个女孩不向往优越富足

的生活，我也喜欢精致安逸。可我心里清楚，依附旁人得来的安逸转瞬即逝，只有亲手打拼挣来的生活，才踏实安稳有底气。我从不奢求靠婚姻改变命运，只想踏实赚钱，攒钱给父母置房安家，接外婆同住颐养天年，成为一家人的依靠。”小小年纪便能看透浮华、自立自强，这番通透见解，令我心生敬佩，对她刮目相看。

推销产品、项目是美容行业常态，美容师薪资也与业绩挂钩。不少美容师待客极尽热情，一旦推销被拒，脸色瞬间由晴转阴，服务态度大打折扣。娜娜也会客观介绍护肤项目，从不刻意夸大诱导消费，即便顾客婉言拒绝，她依旧笑意温婉、服务细致，眉眼间始终带着春风般的暖意，用心完成整套护理。这份不贪功利的善良与厚道，让我愈发怜惜这个身世坎坷却心性纯粹的姑娘。

凭着精湛技艺与出众的处事能力，没过多久，娜娜便升任新店经理，调离了我常去的老店。

自她调任后，每次去做护理，我总会想起她，会向店员打探她的近况。某个清晨，手机忽然弹出她发来的信息：“姐，好久未见，昨夜梦见您了，十分挂念。”寥寥数语，质朴真诚，让我心头温热不已。

她总把挣钱养家当作头等大事，不止一次笑着说，就算一辈子不嫁人，凭自己的双手也能撑起整个家。因此，当得知她结婚的消息，我既意外又由衷欣喜。听说新郎是同机构的资深理发师，手艺精湛，人品端正，深受顾客与老板赏识，二人一起加班打理门店，互相体谅帮扶。在日复一日的并肩工作中互生情愫、惺惺相惜。婚后夫妻俩同心协力打拼事业，小日子过得红火顺遂。

前不久又传喜讯，娜娜顺利生下一健康男宝，几经风雨磨难的姑娘，终于圆满拥有了安稳幸福的小家。

虽出身寒微，娜娜却不向苦难低头。她不靠命运馈赠，不借婚姻攀附，以勤勉立身，以善心待人，一步一步，把泥泞坎坷走成满目春光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第六章

次日午时，吕思沿着官道一路来到蜀郡紫阳县境内，他刚入城门就被一群人团团围住，过路百姓纷纷躲避。

吕思喝问道：“你们要做什么？”“你竟敢与白鹤门作对，看我如何收拾你！”随着话语声，一个塌鼻男子走上前来。“是你！”塌鼻男子语音颤抖道，“玉面毒狼吕思！”

吕思认出此人乃是当年参加郭家庄比武的穿山倪左新天，脸色突变，喝道：“放肆！你唤我什么？”

左新天硬着头皮道：“江湖之中哪个不知你的名号？”

白鹤门众人听到“玉面毒狼”的名号后，惊惧万分，都向后退了一步。

吕思语声冰冷道：“‘玉面毒狼’是何意？”左新天颤抖道：“一个月前，春古县县令之事，公子，公子……”

“春古县与我何干？”“可是，可是梁县令满门二十余口都被人杀了。”

“是何人所为？”“江湖传言当不得真，公子不要往心里去。”

“说！江湖传言是什么，否则我杀了你。”“是，是，我说。江湖盛传梁县令满门都是，都是……”

“说！”“公子息怒！在下想来这些纯属谣传，公子，我们……”

“滚！”吕思脸色煞白喝道，“快滚！”白鹤门众人正要离去，吕思突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左新天颤抖道：“公子有何吩咐？”

吕思问道：“你可知道郭父去处？”左新天道：“原郭家庄被焚毁后，郭庄主又在楚国邹县建了一座新庄园。”

吕思挥手道：“去吧。”左新天不敢多言，急忙带领众人离去。

一个月后，吕思来到楚国境内，距离邹县不足三十里。

吕思见路上有许多人的衣服上绣有各色标记，心道：“瞧他们的衣着举止应是江湖中人，莫非郭父老贼已经知道我要向他寻仇，因此邀了帮手？”

吕思叫住两个行人问道：“打扰了，敢问二位英雄要去往何处？”其中一人回道：“我们去郭家庄。”

吕思问：“不知二位去郭家庄做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瞧你也像江湖中人，怎的不知郭庄主要举办比武盛会？”

吕思抱拳道：“是在下孤陋寡闻了，多谢指教！”

吕思行走中，突听得身后马蹄声骤起，跟着便是路人纷纷避让的喊叫声。他正要向路边躲避，忽听一声娇斥道：“快闪开！”接着一条鞭影向自己身上打来。吕思伸手握住软鞭，绿衣女子纵身跃下马背。

绿衣女子怒道：“你找死吗！”跟着飞身而起，向吕思踢出七八脚之多，都被吕思挥掌一一挡开。

绿衣女子没有占到便宜，丢下长鞭从背后抽出长剑向吕思攻去。长剑在空中幻化出九朵梅花直向吕思的周身要穴刺去，吕思使出星月神功化解。绿衣女子惊叫道：“好小子，武功不赖呀！”说话间将内力运于剑身，向吕思脖颈划去，突听得“哎呀”一声，绿衣女子被吕思的真气震得摔倒在地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高考后，遇见王勃

唐筱毅

考完最后一门，我缓缓走出高考考场。

太阳很烈，有人在欢呼，有人在对答案，有人在哭。我站在教学楼阴影里，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三年，就这么结束了？

回到家，打开那本翻烂了的语文课本。《滕王阁序》那一页，边角都卷起来了。可我从没想过，写这篇文章的人，最后埋葬在了越南。

查了查，从我家到越南义安省，将近两千公里。我妈问我要去哪儿，我说去看一个人。

坐了一夜火车，换大巴，再换小巴，一路晃到荣市的时候，手机却没信号了。于是，找了个当地华人问路，他瞪大眼睛：“王勃？那个诗人？”他比划了半天，最后一拍大腿：“我送你去。”

到了宜春乡，已经是傍晚。又找了好久，才在一片椰树林的后面看见那座小祠堂。

有个老人蹲在门口抽烟，看见我，用很慢的中文问：“中国人？”我点头。他指了指里面，神龛上供着牌位，写着“唐诗人王子安之灵位”，旁边挂着一副对联“文章留天地，萍踪寄南海”。供桌上摆着几个火龙果，还有一包中国产的香烟。

老人说，这里经常有中国人来。有次来了个中年男人，带着一瓶茅台，倒在地上，然后站了一下午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我问老人：“你们越南人为什么也供奉他？”他想了一会儿，说了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：“好文章，是全世界的。”

我在祠堂门口坐了一会儿。老人给我倒了杯茶，用搪瓷缸子装的，苦，回甘。他指了指远处说，那边的

学校，每年都带学生来朗诵王勃的诗，用越语念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。

“他们懂吗？”我问。

老人笑：“背多了，就懂了。”高考前，我觉得那几天的考试就是天大的事。可站在王勃墓前时，脑海中忽然闪过他的经历。27岁的王勃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，先是少年得志，后被逐出长安，父亲因他被贬交趾，他走了几千里去看父亲，写下了千古绝唱，然后死在海上。

回来的火车上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他死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？可一千多年后，还有人来看他。渔民出海前，会来给他烧炷香。孩子考试前，会来求他保佑。一个小祠堂，见证两个国家的人用不同的语言念同一篇文章。

我妈后来问我，跑那么远就为了看一座坟？我说，值！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，是因为想通了一件事。王勃写“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”，他写的是真的。天地太大了，人太小了。那些你当时觉得过不去的坎，放远了看，其实都不算什么。

高考分数出来那天，我在家查成绩，不算好，但我也没哭。我想起那个小祠堂，那个搪瓷缸子装的苦茶，那个老人说的那句话“好文章，是全世界的”。

好人生，也是。王勃在蓝江边沉睡了上千年，守着他的是一群不认识汉字的越南渔民。他们不知道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有多美，但他们知道，这个人的文章好，应该供着。

就像我，不知道高考之后的路怎么走。但我知道，走下去就行了。